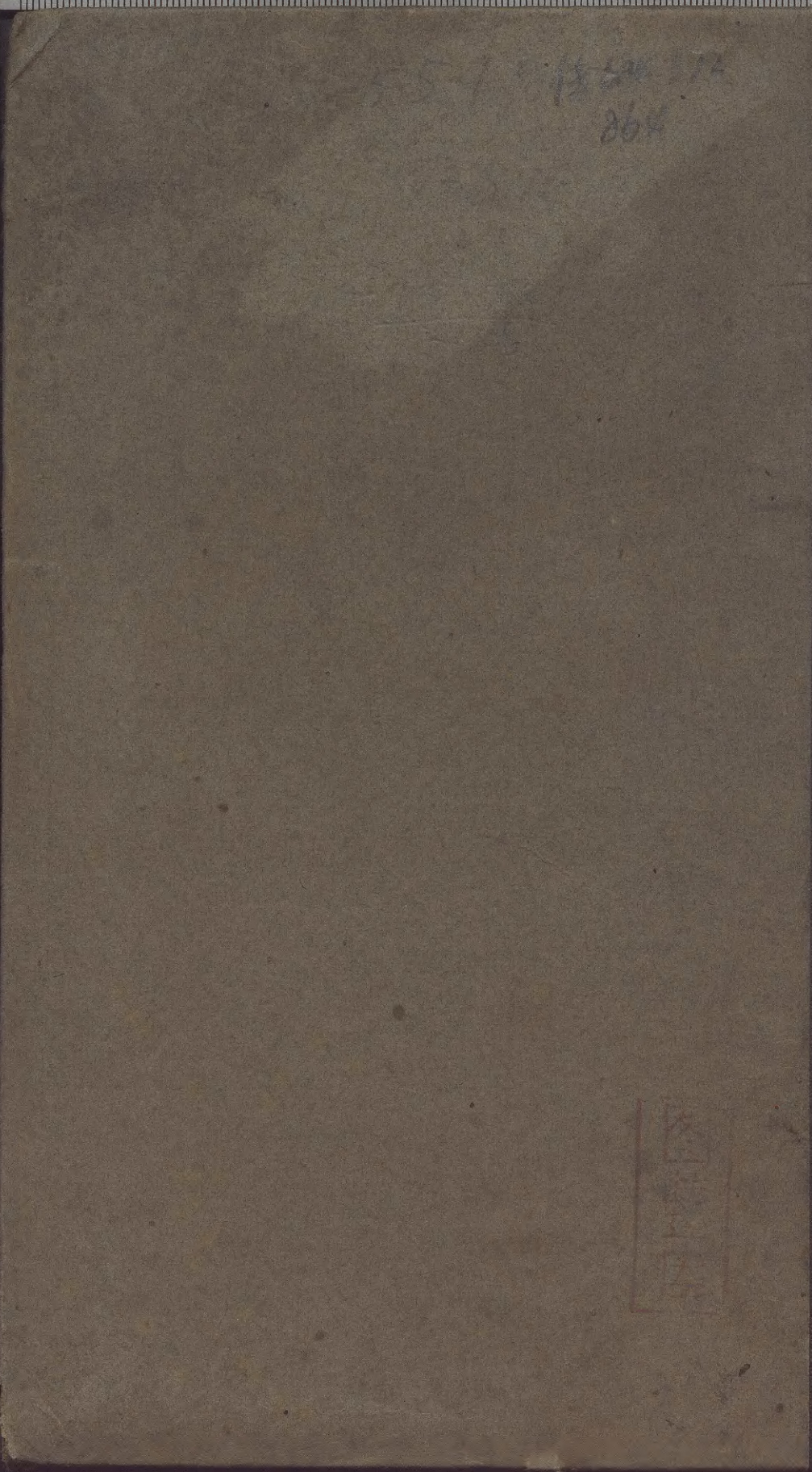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椿影集
年譜

馮旭林先生年譜行述

傳 684.372
864
=1

馮旭林先生年譜	冊 1	卷 13876
---------	-----	---------

#920.532
3156

道光丙申

年

譜

基福堂藏

叙

稱人而稱其文必其行之無足
重者也稱人而稱其官必其德
之無足述者也獨余同年
東昌太守旭林馮公文擅紅綾
之晏而不炫其文官膺皂蓋之
榮而不矜其官蓋其得於性分



叙

一

者具足故其得於人事者人與
已胥忘之也公之先世世居江
西明季兵燹相仍譜牒散失名
諱數世無考後由江右徙居於
光以公七世祖伯舉公為始祖
代有隱德至公
封翁樸庵公尤好施予年終度親

鄰之歎者而酌予之待以舉火
者不一而足適歲饑捐粟煮粥
全活甚衆鄉人德之稱為馮善
人家咸曰其後不大是無天也
生公公初就外傳甚聰穎日誦
數千言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
數歲由鄉試捷春闈筮仕山左

歷有政聲口碑可采余丁丑落
第過聖水詢之里人悉云龔黃
召杜不是過也至於歷任升遷
加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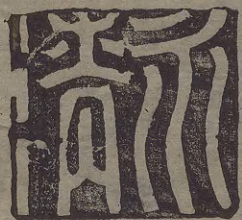
誥封三代具炳齋王先生所叙年
譜不煩更贅余獨怪初晤公之
為人也美秀而文謙謙儒士耳

意其為官未必能遇事立解也
乃決大疑定大策除暴安良拯
飢救溺捕逆匪而獲其醜翦土
豪而殲其魁不動聲色立辦盤
錯此豈尋章摘句內鄙祿蠹之
所能為者乎余於丙戌會試後
得承乏弋陽司諭是時公在任

所音問尚疎及公癸巳致仕旋
里花晨月夕彼此過從得細聆
其言論皆立身致行切要不譚
時政不言宦境公固有行有德
而不徒以文與官顯也所憾者
方期與公多聚數歲匡我謬戾
而哲人遽萎不能無焉託之悲

耳公卒後其長子俞崇孝廉以
年譜徵叙於余夙欽公之行與
德也亦不敢以不文辭是為叙
時

道光十六年歲次丙申十有一
月睢州年愚弟唐永清頓首拜
叙於弋陽學署



年譜

弋陽王心照炳齋甫著

歲在壬辰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子
 時 公生于河南光州北城龍門街東祖宅
 諱春暉字麗天號旭林先世自江西徙居光
 州兵燹之餘譜牒失考惟溯至伯舉公為始
 祖洵歷七世代有隱德 墓在州之距城十
 里 高曾祖考妣咸以 公貴立石馬石羊
 石虎石望柱各二事神道碑在八里橋右

癸巳乾隆三十八年 公二歲

甲午乾隆三十九年 公三歲

公兄煦之性敏慧好學是年二十歲其入
庠矣不幸遘疾遂卒

乙未乾隆四十年 公四歲

丙申乾隆四十一年 公五歲

丁酉乾隆四十二年 公六歲

戊戌乾隆四十三年 公七歲

始入塾

己亥乾隆四十四年 公八歲

庚子乾隆四十五年 公九歲

辛丑乾隆四十六年 公十歲

壬寅乾隆四十七年 公十一歲

癸卯乾隆四十八年 公十二歲

始為文

甲辰乾隆四十九年 公十三歲

乙巳乾隆五十年 公十四歲

初應童子試

丙午乾隆五十一年 公十五歲

丁未乾隆五十二年 公十六歲

補博士弟子員

戊申乾隆五十三年 公十七歲

己酉乾隆五十四年 公十八歲

封翁樸庵舅氏為 公授室即心照胞妹也

補增廣生員

庚戌乾隆五十五年 公十九歲

辛亥乾隆五十六年 公二十歲

廬南石相國視學中州置 公優等食廩

餼尤以詩賦受知曰瓊島玉堂虛左待君

矣

壬子乾隆五十七年 公二十一歲

癸丑乾隆五十八年 公二十二歲

甲寅乾隆五十九年 公二十三歲

乙卯乾隆六十年 公二十四歲

公父諱昌後公以三月卒 公母王氏以

二月卒喪祭如禮 公少年失怙恃債積

如蠅而能節儉日用濟以脩脯不數年間
以次清釐

丙辰嘉慶元年 公二十五歲

梁又曾名鞏世業農 公一見才之召來
學不索束脩後以道光壬午登甲榜現任
湖南嘉禾縣知縣

丁巳嘉慶二年 公二十六歲

戊午嘉慶三年 公二十七歲

應本省鄉試中式舉人○長甥生不育

己未嘉慶四年 公二十八歲

庚申嘉慶五年 公二十九歲

甥喜賡生

辛酉嘉慶六年 公三十歲

壬戌嘉慶七年 公三十一歲

公試南宮不第遂留 京邸時商城縣程

鶴樵先生官侍講欵 公其家教其子家

督字小鶴家頤字小槐後小鶴以乙丑進

士改庶常歷清班遂任廣西右江道小槐

旋登賢書現任湖南思南府知府○是年

秋苦久霖 公館于其廳之南室室甚堅

好忽欲移書別院主人方笑止之 公已

率弟子出矣甫出而棟折榱崩人人稱奇

癸亥嘉慶八年 公三十二歲

甲子嘉慶九年 公三十三歲

乙丑嘉慶十年 公三十四歲

成進士

殿試二甲 授知縣分發山東甫謁各憲即

委審案件判斷明允咸以為老吏不是過也

丙寅嘉慶十一年 公三十五歲

九月補濟南府濟陽縣知縣未履任即聞

有不靖之民 公易服先至濟者再吏民

莫知方走迎于康衢而 公已入城矣故

一經接印奸宄名姓皆在夾袋人以為神

○邑無書院 公捐廉重建之延師課讀

文風日盛○城東有大清河每春季魚船

雲集動以千百計無業之民賴以生活者
 數邑皆然向有魚稅官吏藉飽囊橐而蠹
 胥奸狡百端詭索販魚之賈視爲畏途船
 至日少則抽分愈重人益苦之 公廉得
 其情悉與豁免刊示河干永以爲訓濰縣
 膠州一帶民人歌頌不絕○縣俗有試刑
 者惡習也官初莅任必遣無賴子故犯其
 鋒不知者畧與薄懲則以爲此官刑輕後
 將無所忌 公未至即知之視事甫十日

值告期或故以無情之詞進詰之益狡猾
 公默計曰此其即試刑者耶箠之果若
 不知也者遂重加撻掠直揭其隱始斥去
 之故 公在濟五年莫敢撻者○是年上
 憲即有聞 公賢者擬調首縣未果而適
 他遷矣

丁卯嘉慶十二年 公三十六歲任濟陽縣
 與本省分校○民健訟婦人尤甚 公作
 戒訟文示之諭以廉恥董以刑威民風頓

改○公初仕人或意其可以利動也適富
室某有獄介公恒接見之紳士而啗以
金公驟怒即于客座詞跪數其罪而逐
之立升堂畫判定讞

戊辰嘉慶十三年公三十七歲任濟陽縣
再與本省鄉試分校○富紳某以夤緣故
幾中式矣公廉得之批抹其第三藝遂
不獲與選一時衆議沸騰公曰

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容鑽營者濫廁其間耶

况十年攻苦不敵一寸紙條不令寒儒灰
心短氣乎

己巳嘉慶十四年公三十八歲任濟陽縣
大計卓異請咨引

見奉

旨準其卓異加一級回任候陞恭逢

皇上下慶以

覃恩請

封如其官

年譜

七

制曰考績報循良之最用獎臣勞推恩溯積累之
遺載揚祖澤爾馮善慶乃山東濟南府濟陽縣
知縣馮春暉之祖父錫光有慶樹德務滋嗣清
白之芳聲澤留再世衍弓裘之令緒祜篤一堂
茲以覃恩馳贈爾爲文林郎山東濟南府濟陽
縣知縣錫之勅命於戲聿修念祖膺茂典而益
勵新猷有穀貽孫發幽光而不彰潛德

制曰冊府酬庸聿著人臣之懋績德門輯慶式昭
大母之芳徽爾陳氏乃山東濟南府濟陽縣知

縣馮春暉之祖母箴誠揚芬珩璜表德職勤內
助宜家久著其賢聲澤裕後昆錫類式承平嘉
命茲以覃恩馳贈爾爲孺人於戲播徽音於彤
管壺範彌光膺異數於紫泥天庥允劬

制曰求治在親民之吏端重循良教忠勵賢敬之
忱聿隆褒獎爾馮昌後乃山東濟南府濟陽縣
知縣之父禔躬淳厚垂訓端嚴業可開先式穀
乃宣猷之本澤堪啟後詒謀裕作牧之方茲以
覃恩贈爾爲文林郎山東濟南府濟陽縣知縣

錫之勅命於戲克承清白之風嘉茲報政用慰
顯揚之志昭乃遺謨

制曰朝廷重民社之司功推循吏臣子凜冰淵之
操教本慈幃爾王氏乃山東濟南府濟陽縣知
縣之母淑慎其儀柔嘉維則宣訓詞于朝夕不
忘育子之勤集慶澤于門閭聿被自天之寵茲
以覃恩贈爾爲孺人於戲仰酬顧復之恩勉思
撫字載煥絲綸之色允賁幽潛

庚午嘉慶十五年 公三十九歲

五月調任萊州府掖縣知縣○夏苦旱

公按春秋繁露法禱于南郊甘霖立沛冬
祈雪亦立應○高麗國知府佟某奉其國
命運紅糖數千筒赴某部求售中途遇風
一日夜飄至掖境抵岸蓋去某部不可以
道里計矣費用乏絕 公稟明各憲請卹
于內地銷售俾得置歸裝奏奉

俞旨時大寒爲高麗所無 公爲製裘衣之曰奉
大皇帝旨爲遠臣衣舟中尤寒 公授之館曰奉

大皇帝旨爲遠臣館渠皆北面謝

恩後紅糖盡售如數付直則曰

大皇帝有旨念遠臣遭值風浪不能歸已將攜帶

貨物倍與之息其勿久滯並道揚

天朝德意宣揚

大皇帝恩威莫不歡忭悚惶尅期解纜而去○公

之將去濟也濟之民遮道攀轅咸思借寇

公諭止之紳士耆老獻詩數百首名濟

北頌言

辛未嘉慶十六年 公四十歲任掖縣

歲大禳 公又用春秋繁露法禱雨夜大

風盡拔其旗 公步禱于黑龍潭往返七

十里並自製祭文罪己而兼責神自五月

至六月下澣始雨雖極滂沛而農已失時

道有飢民 公開常平倉以賑之或曰是

當請于上台委驗確實而後可行 公曰

展轉行查必須一月一月之中增數千百

餓殍矣達官即罪予當不至死處分不過

鑄級以一人鑄級易數千百生命尚何恤
焉遂先賑一時當道頗以是重 公 公
又設粥廠三俱慎選紳耆經理胥役莫能
染指 公間日抽查以期實惠及民○掖
縣城垣自康熙某年某令脩葺之後將百
年矣頗有缺損 公乘飢以工助賑自七
月開工至十月完竣折修者若干丈尺補
繕者若干丈尺雉堞麗譙言言乞乞而饑
民之得免溝壑者無筭○時張船山先生

由侍御出守東萊能詩 公與唱和幾無
虛日文采風流至今人艷稱之○邑有道
士谷桃花最盛春夏間望如列錦又有蠡
勺亭去海八里登眺之餘則芙蓉島小石
島皆在雲物變城中誠鉅觀也 公每攜
酒邀賓遊詠其際

壬申嘉慶十七年 公四十一歲任掖縣
歲又旱蝗蝻大作 公用秉昇炎火法掘
大坑夜置火其中蝗盡撲入隨燒隨埋不

旬日而盡淨矣○濱海產大鹽曬鹽之家
 惡大雨有龍潭去城七十里禱之雨立應
 曬鹽人墳其上于是莫敢掘時憂旱甚急
 太守張船山先生知其弊戒從人曰土山
 有龍潭將往禱焉諷吉往 公以相驗故
 未從比至土山鄉民之荷鍤待者以千計
 太守量其廣輪規其左右而得其地果有
 古墳問為誰氏之墓莫應者以詢父老皆
 不能指實也集鄉保而訊之均以不知對

遂命挖墓見白骨忽有自稠人中號哭而
 出者斥罵太守率人破其祖墳一招呼間
 持械者響應而前太守被圍飛騎來報
 公甫自屍場歸排衙未畢也聞信大駭或
 告 公會營偕往或曰是當閉城而固守
 之 公皆笑却只點壯丁四十人人與火
 把二未刻出城去土山十餘里即燃之數
 十騎風馳而去土山之衆望若大軍木屬
 烏合且疲矣紛紛然鳥獸散當獲數十人

出太守于圍並轡而回後爲首者擬絞軍
流若而人初率衆出城時有巨紳家僕策
馬而過公命遞還問將安往初諱不言
命鞭之始曰吾主母命往某親家假房屋
將移眷避難耳公叱曰官紳與城同存
亡顧先去爲民望耶城內有一人逃出吾
先按軍法斬汝僕抱頭竄歸民以安帖

癸酉嘉慶十八年 公四十二歲

攝沂州府通判篆九月以白蓮教牛亮臣

作亂陷定陶曹縣同撫軍興親赴曹郡督
師由八百里飛檄調 公辦理軍需總局
○某縣佐解餉逾限一日懼甚求救于

公 公爲倒填收貯之期得免罪或曰威
克厥愛軍令也此舉其類狗庇歟 公曰
現任糧餉頗足支發某以途次阻水逾限
又止一日可原也一經搨出大中丞以軍
令持法罪將不測我諱之無損于軍政後
倘發覺我任其咎○夜巡火藥局遙見火

星趨視之蓋守局人方喫烟也命縛送大營或哀之 公曰此等重地苟不戒于火勢必延燒即幸可撲滅一時何從購補萬一火發之頃賊兵掩至尚可問乎立按軍法巡火藥局例不得執燭故守兵不見公也○大兵駐曹州府遣某副將率偏師圍定陶久不克將命萊州營參將馬建級往助之 公曰定陶久在圍中賊困矣可以計取也劉運司清機警有急智可令助

攻定陶今悍賊皆在曹縣可令馬參將將生力軍取之中丞從之不旬日而恢復二城如拉朽然兩城既復羽黨盡淨馳報捷音

皇上命保舉出力人員 公于薦章內自削其名 單騎回省寓絕口不譚軍事○公歸時輦書數千卷交甥慎守若全唐詩若玉海若淵鑑類函皆以大軍之後書肆草草賤售得之

甲戌嘉慶十九年 公四十三歲

調補濟南府歷城縣知縣○或奏山東州縣虧空動累鉅萬疆臣莫肯舉發

皇上命章相國煦隨帶司員馳驛察辦 公辦總

局前令有虧項一萬八千兩議分六任代

繳每任解銀三千兩 公以爲此有著之

項遂與出結孰知後任莫肯墊解至道光

元年而事發

乙亥嘉慶二十年 公四十四歲

升任濟南府德州知州○喜膺補博士弟

子員○州爲九省通衢五方雜處最稱難

治 公安良鋤莠旬稽嚴明萬民安堵頌

聲大作公顏于大堂曰樂只君子○聖廟

久圯繁露書院在城西南隅僅餘基址而

已 公倡首脩復規模宏麗書院增十餘

楹來學者日衆 公延請名進士高霞曉

先生掌院南面設講席月二課悉加批改

講書之日生童分左右侍立啓迺多方士

風大起

丙子嘉慶二十一年 公四十五歲任德州
決科舉賓興爲前此所無後此每屆秋試
輒一舉

丁丑嘉慶二十二年 公四十六歲任德州
德平縣與州境接壤有巨盜盤踞匪伊朝
夕矣 公奉密札夙夜率壯丁圍其柵舍
賊首張九拒捕日寅至午張九知不敵始
自戕被獲醫之不死卒實於法兩邑之民

甚德之

戊寅嘉慶二十三年 公四十七歲任德州
秋七月運河水漲溢于張秋鎮程鶴樵中
丞檄 公督辦總局糜

帑十餘萬三月而竣事 公以與中丞有舊
又不受薦中丞心甚歎終以催趲糧艘出
境迅速

奏請儘先升用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 公四十八歲任德州

暎咭喇國距京師幾十萬里是年航海來

朝由內地返其國六月舟由運河入州境連檣數十先有

旨命沿路妥為支應公先期訓練丁壯脩補兵

仗密札直隸令其船必近昏始抵泊處夾

岸護衛步伍整齊旗幟鮮明每一人登岸

則以五人伴之國人甚慄悍鰲黑而長衣

袴如一舉止若猿生噉牛羊音如鴉鳥性

鷲不馴誅求無度公酌量抑裁力持

國體維舟後公乘輿盛陳侍從登舟與正

副

貢使修賓主禮其國以酒禮賓案上常陳玻璃

壺盞客至酌以酒色如琥珀釀則復酌必

俟杯有餘瀝而後止公連進三盞與通

事官稱

大皇帝恩威皆悅服斂戢而過

庚辰嘉慶二十五年公四十九歲任德州

次甥載磨生○城東鐵佛寺有僧曰智嵩
身長八尺負兼人之勇門前石獅子重八
百餘斤能以一臂挾之而走寺中沙彌雞
姦殆徧咸畏之莫敢誰何一沙彌獨不從
僧以鐵禪杖斷其一足逼令坐棺募化其
家不敢愬並不敢入寺一探訊也家皆怒
莫與同力 公偵知之慎密不洩適東鄉
有相驗之役密戒從役並健僕吳成過寺
啜茗僧衣大衲被髮金勒懷度牒臂拜佛

方袂布襪衲鞋迎于門詢知爲天台度僧
兩受戒於大相國寺一受戒於少林眉宇
之間含殺氣坐頃命小沙彌邀人役等咸
入寺休息於是民壯若而人釋兵負曝簷
下又少選 公將出執車轡執械森立僧
尾從甫離禪堂 公一擲手中烟袋而六
七抓鈞已在僧肩 公至山門矣僧撥去
三四竿無如衲厚抓固且不作隄備遂傾
跌吳成躍而騎其腰短刀數十攢其身縛

而械之雙其桎梏昇而歸衲重百四十斤
袖二鉛丸重七斤蓋弄物也戒刀長三尺
有七寸禪杖二皆重三十斤有奇毀棺而
出沙彌足已不可復續赴愬者踵相接箠
之呼佛于是擬充邊遠軍僧甚狡再解而
再翻供瘐死于臬司獄中

辛巳道光元年 公五十歲任德州

嘉賡中本省

恩科鄉試副車 公充外收掌恭逢

皇上御極覃恩加級請三品

封

制曰嘉謨垂奕葉允昭世德之求殊寵錫公朝
益展曾孫之孝祇承新渥用報曩徽爾馮錫
印乃現任山東濟南府德州知州加五級馮
春暉之曾祖父敦修無斁聖教有方種德開
先堂構益恢于來緒詒謀裕後箕裘克紹于
前休懿矩攸彰恩施遂逮茲以爾曾孫克襄
王事貤贈爾爲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四

世其昌文聚德星之慶九原可作允承褒命
之榮國典洵膺家風益振

制曰綏柔佐治寵既被于外僚貞順垂休恩聿
推于內德特敷惠澤用播徽音爾懿氏乃現
任山東濟南府德州知州加五級馮春暉之
曾祖母肅雖可範令美堪模樹慈訓于後昆
爰著鍾祥之慶傳素風于奕葉式昭貽穀之
謀允作母儀庸昭國典茲以爾曾孫克襄王
事賜贈爾為淑人於戲九重錫慶洵邀丹詔

之褒四世承恩益煥朱幘之色勤宣令問用

闡幽光

制曰考績報循良之最用獎臣勞推恩溯積累
之遺載揚祖澤爾馮善慶乃現任山東濟南
府德州知州加五級馮春暉之祖父錫光有
慶樹德務滋嗣濤白之芳聲澤留再世衍箕
裘之令緒祐篤一堂茲以爾孫克襄王事贈
爾為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聿修念祖膺
茂典而益勵新猷有穀貽孫發幽光而不彰

前德

制曰冊府酬庸聿著人臣之懋績德門輯慶式
昭大母之芳徽爾陳氏乃現任山東濟南府
德州知州加五級馮春暉之祖母箴誡揚芬
珩璜表德職勤內助宜家久著其賢聲澤裕
後昆錫類式承乎嘉命茲以爾孫克襄土事
贈爾爲淑人於戲播徽音于彤管壹範彌光
膺異數于紫泥天庥允劬

制曰求治在親民之吏端重循良教忠勵資敬

之忱聿隆褒獎爾馮昌後乃現任山東濟南
府德州知州加五級馮春暉之父禔躬淳厚
垂訓端嚴業可開先式穀乃宣猷之本澤堪
啟後詒謀裕作牧之方茲以爾子克襄王事
贈爾爲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克承清白
之風嘉茲報政用慰顯揚之志昭乃遺謨
制曰朝廷里民社之司功推循吏臣子凜冰淵
之操教本慈帟爾王氏乃現任山東濟南府
德州知州加五級馮春暉之母淑慎其儀柔

嘉維則宣訓詞于朝夕不忘育子之勤集慶
澤于門閭式被自天之寵茲以爾子克襄王
事贈爾爲淑人於戲仰酬顧復之恩勉思撫
字載煥絲綸之色允賁幽潛

制曰作牧重于專城遂委一州之任親民莫如
長吏遠逾百里之榮爾山東濟南府德州知
州馮春暉才具夙優精勤尤著釐剔吏胥之
弊人憚嚴明句稽案牘之煩政無畱滯茲以
覃恩授爾爲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飭乃

官方旣効能以奏績勞于王事宜寵錫以酬
庸

制曰良臣宣力于外効厥勤勞賢媛襄職于中
膺茲寵錫爾山東濟南府德州知州馮春暉
之妻王氏終溫且惠旣靜而專綦縞從夫克
贊素絲之節蘋蘩主饋爰流彤管之輝茲以
覃恩封爾爲宜人於戲敬爾有官著肅雍而
並美職思其內尚黽勉以同心

公以清查案解任拮据解清九月回任○

當在窘鄉同年顏公廷彥舊欠銀千兩時
任甘肅某縣聞之由甘餉之便寄還此項
得紆燃眉人重其義 公謂喜賡曰顏年
伯敦古誼非近代所有其識之勿忘

壬午道光二年 公五十一歲任德州

正月 公因公在省衛河之水盛漲溢于
老虎倉老虎倉最據上游此隄一潰其灌
北門也如高屋之建瓴然于是州之北門
小西門西門皆屯土築塞僅通人行 公

聞信駭異星夜馳馬而回鳩衆庀材堵築
穩固○公兄煦之早逝無嗣因以次甥載
賡出繼曰例不絕大宗我將以喜賡嗣之
者久矣向忍而未發今幸又獲一子如再
遷延何以見我兄于地下耶且曰我家三
世單傳幸我有兄我兄雖早卒然已成丁
例得立繼使後世知我父實有二子也○
旋遣人歸定 宗祠章程入祭田若干頃
于 祠呈明州刺史備案

癸未道光三年 公五十二歲

八月升任臨清直隸州知州○六月衛河水又大漲王家莊菜市小錫市報險者羽檄飛馳是時秋稼如雲可期大有墮此隄不守不惟保固限內 功令森嚴而數萬生靈亦即感飽魚腹 公相度地勢惟王家莊爲尤要于是分遣所屬嚴守各險口而自與委員督搶王家莊止衝晝夜隄上惟一蓋而已如是者十有七日浪平隄固

積勞成疾琦中丞聞之飛章保

奏請升補臨清直隸州知州七月奉

俞旨八月履任臨清正當運河水溢之後賑務方殷 公身抱沈疴力疾視事泛舟載餅餌入圍水小村而食之真不啻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十月杪 公病始起○直隸清河縣妖人馬進忠傳習邪教煽動兩省愚民盈千累萬奔走燒香于其家馬逆自稱聖人以爲夏禹之後身也尊其父馬萬良

爲明天教主僞立年號曰天心順並僞封
三宮六院以爲九女生下界又僞大將軍
一人僞軍師二人僞尚書六人別立名目
爲才官者七十二人將以十二月初五日
先攻臨清州次攻恩縣次年二月初二日
糾眾直取 京都本年十二月初七日由
清河適山東東昌府館陶縣之辛集其姑
丈劉允中家册立僞后劉氏馬逆竟披黃
袍頭以朱帛結雙丫髻與僞后劉氏同車

白旗前導鋤犁隨其後渡運河河上人無
不愕然堡頭某來稟 公會同都闔夤夜
輿師圍辛集擒劉允中等十餘人訊稱馬
逆已赴吊馬橋驗視困糧先遣人將已獲
各犯縛解入城旋馳至吊馬橋僞軍師郭
浩德僞大將軍樊合及逆父馬萬良率眾
拒捕自四更接鬪至日出一律就禽搜獲
經卷神像旗幟並從逆人犯名單 公初
意不過斂錢惑眾極之漁色而止故初報

絕無謀逆字樣乃從逆各犯招認不諱案情愈審愈重迨起獲黃袍供出年號封號而其勢不可遏矣是時中丞飭令臬司先赴臨清督辦東昌高唐節制追而付之遂即中途調取高唐守兵帶往臨清彈壓守禦然而風聲日熾妖言四起聚衆演戲詐稱刦獄者甚多故城門晝閉盤查出入不數日中丞親臨大概情節皆就緒矣惟距起事前後六七日耳絕無兵器難以定讞

反復研鞫始據郭浩德供稱我輩造反不消兵髑詰之曰臨清協鎮署在城外擬于十四日夜潛至其署放火城內文武官必一時出救遂刦其武庫掩殺入城昏夜之中誰能敵我自得此供大獄遂定中丞以分別首從未易出入謀之 公 公曰馬進忠封官俱有紙包面書名書管領某陣第幾隊中藏小符包凡三色曰黃曰紅曰白白者捨莊村罪最輕皆可生紅者掠城

池則較重生者半死者半黃者取 京都
則盡置大辟更於其中分入教之久暫官
職之大小與謀否助餉否招集徒眾否陵
遲處死者十八人斬梟者若干絞決者若
干共一百七人其餘軍流徒杖者又五百
餘人而至道光四年二月始蕝厥事初
公之搜其室也得小合扇不可啟 公遽
焚之後聞皆遙從人姓名尚餘數紙在外
拆緘視之人一張語類鼓詞合內不減數

千紙儻不即焚緝挈有已時乎况無辜者
多半爲馬逆所愚耳即此一舉造福何極
公以新瘞之身辦此巨案心力交瘁自
是以後精神日以不振直至壽終皆胚胎
于此

甲申道光四年 公五十三歲任臨清州
二月結案八

奏奉

旨辦理迅速可嘉著賞加知府銜十二月初四

日 公誕辰也客臘宴賓驟聞逆案徑搗
巢穴擒王而歸乃初九日仍折柬邀賓友
再聚人咸謂民心搖惑衆議沸騰應罷宴
公弗聽後聞州人聞有反期皆思棄家
逃避旋知署中方設飲也頓止不去 公
又曉諭四鄉言首逆已獲脅從者早思自
新槩不究問人心遂大定非 公智勇深
沉則後此之風聲鶴唳亦足使安業之氓
流離轉徙也民感再造之恩皆曰乾隆甲

申王倫稱亂去此適六十年當時無賢刺
史遂致大闕糜餉殃民今先事發覺不動
聲色閭閻不擾而凶逆授首我輩獲再生
皆我州侯惠也將醴金爲立德政碑 公
以專干例禁再三諭止乃于十二月初四
日雙壽之辰公卜匾額稱祝書院肄業生
童一日修文偃武紳耆一日惠洽吏民士
民一日保我黎民後道光十二年喜慶奉
母南旋舟次清源磚閘猶聞州之人歌思

不絕且以公歸為東人惜也○臨關權
稅歲有虧缺公前兩任一降七級一降
八級公委任得人興利除弊抉摘隱微
條陳八事請中丞入

奏一曰糧船挾帶私貨最于

國課有損請

旨令南糧未開以前勾定契水尺寸一面移會山
東巡撫飭下東昌府于出關時勾水核對
如有不敷據實稟揭即將糧道總運領運

千總等

奏請議處奉

旨準行至今東昌府有兼理漕河事務銜自此
始也一封僱民剝例用空船而胥役舞弊
每遇貨船必勒索使費少不遂其欲即掀
卸封貼是以糧船通行之時貨船逃匿以
致納稅者少倘由臨清一手辦理安肯封
帖貨船致悞

國課請

旨將封僱協濟民剝應領銀兩盡發臨清州所
有德州恩縣武城夏津等處應用民剝俱
由臨清州應付奉

旨準行其最著者○州有惡俗曰闢花棉花一
熟卽有貧家子婦百十成羣入地掇拾縱
橫十畝頃刻可盡主人來阻動致鬪毆然
其民習以爲常地主苦之而無如何貧民
例爲之亦不自知其非也 公聞之曰是
何異白晝行劫乎有來愬者必重懲其人

出示嚴禁漸就移易民感之醵金鐫其示
于石豎大門內積有餘貲大門外演劇數
日

乙酉道光五年 公五十四歲任臨清州

丙戌道光六年 公五十五歲

七月引

見奉

旨准其升補臨清直隸州知州十五日黎明于

圓明園

勤政殿

召見

旨你是那一州奏山東臨清直隸州知州

旨你是怎麼外用的奏榜下即用

旨你見武隆阿不曾奏正月間因公進省見過

旨你來時見武隆阿不曾奏武隆阿現奉

旨授為

欽差大臣從征張格爾臣進省請咨武隆阿先

已起身所以不曾見

旨你一路來年景如何民情如何奏今年夏季

山東直隸麥收歉薄蒙

皇上賞給口糧莫不歡欣入秋以來雨暘時若

民情安帖

旨你的知府銜就是馬進忠一案加的麼奏是

旨琦善辦的好不然又成巨案奏臣托

皇上洪福得以先事拿獲又蒙

皇上天恩賞加知府銜臣雖捐糜頂踵無以仰

酬萬一

旨你年富力彊正是做官的時候你是個讀書人做官的道理是知道的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爲臣者不可始勤終怠你回任好好做官去遂趨出先是四品以上方有

召見例 公以直隸州

召見乃曠典也故

奏事門外候 公出藉瞻顏色者蓋不啻數
十百人後此州縣引

見每有

召見之

旨實自 公始○是年冬歷署兖州府武定府
篆武定濱海爲鹽梟之藪積重難返歷任
皆冀倖苟安 公方力圖整頓而已解篆
去矣

丁亥道光七年 公五十六歲

四月升任曹州府知府○夏苦旱 公禱
雨於城隍廟每雲興則有大風隨其後風
止而雲散矣 公爲文祭風神而詰責之

以帛封其目三日不風雨遂優渥于是復祭而啟其帛

戊子道光八年 公五十七歲任曹州府

五月某村民呈報麥秀雙歧取驗屬實皆

曰此

太平嘉瑞太守之德至矣請即通稟可以入

奏 公不可同人之以詩古文詞頌者成帙

東山酬唱中祇存崖畧耳○秋 公以失

察所屬范縣越獄並督催下忙錢糧不足

分數

奏參摘去頂戴奉

旨降三級調用旋即懸賞購線限內全數弋獲

各屬感 公舊德強半墊解亦一律清欸

中丞專摺保

奏奉

旨開復原官降調無開復例此

特恩也

己丑道光九年 公五十八歲

三月補東昌府知府

庚寅道光十年 公五十九歲任東昌府

夏備河水淺糧船阻滯 公極力疏濬並

禱于

大王廟水驟長○糧船停泊草竊衆多 公

飭首縣約束申戒有犯必懲民獲安堵

辛卯道光十一年 公六十歲任東昌府

喜賡舉于鄉○公充鄉試內監試官○公

壽辰作自壽詩寓告歸意

壬辰道光十二年 公六十一歲任東昌府

公偵得有利假印者其居去府署不數里

也忽命騎出請所之但云惟馬首是瞻而

已直入其室抄之得硯石刻字其上幸雕

成未久惟僞發一二察小錢禁燒錫通札

期詐得車價耳

癸巳道光十三年 公六十二歲

謝病歸里舟車屢易秋雨積潦備極艱辛

甲午道光十四年 公六十三歲

公邀諸鄉先生爲九老會月一聚賦詩飲酒盡歡而散○十月修墓畢遵

大清會典照三品

封立白望柱石虎石羊石馬各二神道碑用天

祿辟邪首龜趺又爲臥碑三述歷代積德

以示子孫誅吉祭告焚

黃墓頂不期而會者二百餘人

乙未道光十五年公六十四歲

公以捐攤各款尙累鉅萬咨追之檄頓至

謂甥等曰吾負

皇上冀喜曆遠博一官可扣廉作抵喜曆久不第吾家居不安其再出乎不攜眷少用從人東昌雖瘠苦節省之每年可解四五千金不五六年間宿負可清然後歸養泉石卽爾輩不仕團聚可喜且寤寐亦安也但願天加我數年壽耳甥哽咽不能言親朋莫能諫阻遂以六月長行受暑病泄洩至周家口而增重臥病數日勢難前進始返

九月喜慶往禱于金剛臺

藥王廟入冬耐日腫氣體日虛羸遂綿延以

至不起

丙申道光十六年 公六十五歲

正月 公病似有起色將命喜慶應春官

腹腫漸消送醫者段雪亭先生北歸已能

親爲舉觴高歌竟夕乃自此之後飲食銳

減肌膚消瘦遷延至三月十四日丑刻卒

于北城後街新宅遺命云我壽逾六旬官

至四品死可無憾所不適然者兒輩不知

儉約耳爾母相我于艱難困苦中者四十

年矣爾善事之爾弟未成人但教之使博

一青巾便佳女及兩孫女未嫁是我未了

事爾率爾弟勉支門戶我可以瞑目矣爾

壽異日儻得仕毋躁進毋爲家人生產計

一將以朴誠期上無負

國下無負民而已且曰家貧毋厚葬况汝祖

父母卒時我不能脩禮階下椎牛何裨焉

果厚莖我亦不安于窳窳也

公卒時心照在鄧不及一握手訣別至今
以爲恨九月杪予東歸兩甥泣請爲公
敘年譜予與公累代至戚總角相依及
公筮仕後予喜詢其行政之實公亦
樂與予言故知公者莫予若也予衰老
不能文公固有實事可紀亦不事文也
因述之如右

三餘堂石賡錫鐫字

道光丙申

行述

基福堂藏

皇清誥授朝議大夫山東東昌府知府致仕顯考

旭林府君行述

嗚呼 府君竟棄 不孝等而長逝耶 府君

善攝生氣體豐腴雖歷任繁劇昕夕勞心而

從無疾病道光癸巳夏秋之交在東昌府任

偶以小恙引歸 不孝稔知 府君久有退志

且冀後此林泉安養正可以優游之樂登期

頤之壽乃以乙未伏日受暑病瀉泄瀉止而

跗腫延至丙申三月而逝昊天不弔呼籲無

684.372
864
2

行述
從不孝等侍奉無狀百死何贖惟念 府君
生平嘉言懿行固自表表而志之所未遂意
之所未宣以及細行之矜家訓之密或有人
所不及知者用敢苟延餘息揮淚吮毫畧述
于左以俟

當代名公鉅卿大人先生採擇焉

府君姓馮氏諱春暉字麗天號旭林別號海
嶼以乾隆壬辰十二月初四日子時生先世
自江西瓦西壩遷光 先高祖燦實公生

三子 先曾祖居次單傳以至 府君

先祖考 先祖妣棄世 府君甫二十

四歲 先高祖樂善好施喜放生終身力

行不倦 先曾祖 先祖遞承家教亦

慈祥豈弟至今人稱馮善人家州乘並有傳
故 府君生而仁孝岐嶷之年有聲里黨

府君無兄弟女兄女弟各二人伯姑適胡氏
仲姑適劉氏叔姑適唐氏季姑適余氏始皆
中貧後漸零落 府君撫恤孤甥始終無間

府君穎悟過人少承庭訓握髮時即能為詩
古文詞旋奉 先祖考命受業于王炳齋
舅氏者數年尤以詩賦擅名年十六補博士
弟子員逾年食廩餼後屢躋秋闈至戊午始
膺鄉薦而 先祖考妣已先即世 府君
每與不孝等言之輒以為憾吾家本寒素
北上公車艱于貲斧壬戌下第後遂留 京
邸設帳程鶴樵先生宅每日館課畢成試帖
一首復拈四書題一必脫稿而後就寢果以

乙丑成進士後 不孝喜賈應戊子科順天鄉
試 府君猶以此法諄諄提命 府君工詩
賦受知于前學使 予告大學士盧南石
先生當其拔 府君居高等時即以翰苑許
及

殿試分二甲乃以
朝考未經入選改知縣掣籤得山東非 府君
初志也座主原任協辦大學士英煦齋先生
謂 府君曰吾知子志在清班然此文人學

士之淵藪裕經濟才者仍司土也子勉爲之
 牧令爲親民之官子其慎守一篇循吏傳我
 將側耳以聽頌聲也秋八月 府君至東丙
 寅六月補濟陽縣知縣時 不孝喜廣甫五歲
 侍 母王恭人由家抵濟濟陽民刁健好訟
 府君作戒訟文以諭之不從者董之以威
 三年之間澆風丕變士樂于庠農安于野惟
 時大吏即擬調繁首邑不果調掖縣將去濟
 濟之民攀卧遮留獻濟北頌言一冊得詩若

干首無一溢美詞恭逢

覃恩爲

先曾祖考妣

先祖考妣請

封如其官掖縣爲萊州府附郭邑政頗繁且濱海
 夷船往來私梟出沒動煩句稽 府君擘畫
 裕如時張船山先生守萊州工詩 府君聽
 政之暇每從遊于道士谷蠡勺亭等勝一觴
 一詠至今人艷稱之值歲祲 府君先開常
 平倉平糶而後通稟復以修城助賑濟之不
 及民得免于溝壑者不可勝紀旋以

行
大計卓異署理沂州府通判未履任而白蓮教
滋事陷定陶同中丞親赴曹州府督師剿捕
由六百里檄調 府君管理軍營總局札至
幾二鼓矣卽有城守營派護送兵至 府君
慨慷誓衆星夜馳赴曹郡辦理軍務頗與機
密調度有方支領不匱以至戡事不求上
聞調歷城縣歷城縣本爲兼三要缺加以一年
之內自中丞以下皆易新任

欽差辦理清察駐省者數月 府君戴星課農秉

燭鞠案 不孝青廣年漸長曾親見之然而遊

大明湖登北極閣之詩猶有存者則從容之
度可想也升任德州知州州九省之通衢也
水陸交衝五方雜處每糧艘過境連檣雲集
催趨彈壓存在在緊要而且爲入東首站冠蓋
接踵幾無虛日公餘酬應之煩亦絕無僅有
之區也 府君且修

聖廟建書院舉賓興決科名每月課生童自定
甲乙進肄業之才者而親教之臘底一課以

等第分獎賞實藉賙寒峻也而貧儒之不憂
卒歲者多矣延名師主講黜華崇實而士風
蒸蒸丕變矣寬嚴並用宵小斂跡而閭閻無
警矣乃以前在歷城清察案叅解任時道光
元年也先是以

今上御極覃恩加級請

封

先曾祖考

先祖考為通議大夫

封

先曾祖妣

先祖妣為淑人

賜封

先高祖考為通議大夫

先高祖妣

為淑人 府君被勅後三月入省前臬憲琦

敬亭先生委審各案仍無少暇每於燈下課

不孝喜廣夜讀時不孝載廣已二歲不孝喜

廣生子二 府君初解繁劇頗極家人之樂

猶記寄炳齋舅氏書有云出聞讀書聲入聞

小兒啼笑聲十餘年來未有之樂此真宦囊

也而 府君恬退之志亦可概見九月應解

項解訖回德州任次年壬午正月衛河水溢

直至城下于是小西門北門皆運土築塞

府君鳩工庀材不踰月而隄埵如故癸未六月水又漲王家莊菜市小錫市皆報險 府君率眾堵築晝夜隄上不孝喜賈聞 府君不食者三日矣親帶火食船至王家莊是日始獲一飽隄上挾畚掘者皆曰吾長官今日割小鮮遠勝大烹也蓋火食船方隨委員泊于菜市日送兩餐至王家莊出菜市之王家莊須逆流而上羹飯半冷啜也在堤上者十餘日隄幸無虞方伯朱幹臣先生以民情爰

戴首薦 府君遂

題升臨清直隸州知州然官階雖晉而臨清大水之後災民轉徙流離賑務方殷一難也臨清關稅連年不敷罰賠之外仍嚴予處分必須整飭方能上裕

國課下免吏議二難也 府君八月履任力疾查災懲冒賑者數人夜則與幕友袁青甸沈念名兩先生議定關權章程以八條具稟中丞

奏奉

俞旨準行兼之用人得宜前後司大關者呂筠莊
夫子黃碩亭九伯也司德關者金治亭表兄
也司南水關者陳則亭先生也有治法有治
人積疲之後竟獲贏餘先是 府君接篆未
百日日以賑飢民商鈔關爲事忽聞直隸清
河縣民馬進忠妖言惑衆親率多人張旗幟
渡衛河直赴辛集劉允中家聚飲 府君點
壯丁若而人會同營汛寅夜追至辛集而馬

進忠已先去矣復追之擒之于吊馬橋初稟
以爲斂錢燒香也而馬逆之父馬萬良以明
天教主稱矣繼稟以爲創立邪教也乃天心
順之年號棉衣內之黃袍三宮六院之封四
相六部將軍軍師才官之職均直言不諱矣
于是以謀逆論而督審之大憲踵至檄調高
唐東昌營守兵俱屯臨清城門晝閉盤察行
人是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心皇皇半思
逃匿 府君出示曉諭始各安堵除夕以研

鞠爲守歲上元燈火惟見沿街帳篷懸燭而
已甲申正月下旬案始大定一案之犯或由
本屬挈獲或由鄰境解送除杖枷輕罪隨即
開釋外禁押尚六百餘人囹圄不能容置之
班館班館不能容置之舊倉大廟自二月初
每日起解五十名赴省直至如數點訖最後
府君押解首逆起行始敢信無私逃人犯
也獄成入

奏奉

旨賞加知府銜士民感戴再生公上匾額而 府
君之病日深矣丙戌秋日入

覲引

見之後蒙

特恩召見於

勤政殿

天顏溫霽

訓示周詳先是州縣無

召見例故

府君出

一宮門時關心者爭先詢問咸艷稱之回任後
歷攝交州府武定府篆丁亥六月中丞專摺
奏請升補曹州府知府曹州本係請

旨缺由外

奏補竟得

允准實出

皇上特恩戊子九月以失察范縣越獄並催征下
忙錢糧不足分數掛名彈章幸懇賞購線不
數月而全數弋獲又親赴各縣督催亦俱如

數清解中丞入

奏或以同知直隸州用或送部引

見或即開復原官奉

旨著即開復原官無庸送部引

見遇有相當缺出再行奏補己丑三月補東昌府
知府東昌亦水陸之總滙也每河道隄埝之
責有糧船旬水之繁所轄九縣一州兩衛地
極寥廓然較之歷城德州則天壤矣故 府
君卧治裕如而恩信交孚罔不悅豫然自知

勞瘁之身沉疴日積決意告歸壬辰秋八月
去東昌府自率輜重由陸路南卜命不孝喜
廣奉 母攜眷泛舟由衛河至道口易車馬
抵家仍令不孝喜廣習舉子業故綜理家政
不辭勞勩米鹽瑣屑必躬必親 府君宦山
東幾三十年故交零落殆盡然猶邀親朋自
六十以上者爲九老會月一聚詩酒言歡與
鄉人居談笑竟日出則杖履逍遙非遠道不
倩軟輿也蓋自忘勢位而人亦莫知其勢位

有如是者 府君雖生性疏財歷任之累鉅
萬然俱彌補盡淨惟捐攤各款未完不孝
喜廣早博一官庶可扣廉作抵而壬辰癸巳
乙未三番落第 府君焦急無計仍擬赴東
坐補乃甫至周家口而病作勢難前進復歸
滲洩無度不孝喜廣與醫議進藥餌殊無效
晝夜洞下六七十次于是一夜連進訶子散
三劑至八月而愈不孝喜廣以 府君大病
初瘳擬更以滋腎健脾之品佐甘旨而調之

府君體素健不喜服藥遂中止月將盡矣召
不孝喜慶使視足曰吾耐小腫不孝喜慶詢
腫自何時蓋因循不言者幾半月矣于是又
延醫日服參朮或驗或不驗九月下旬腹漸
臌脹不孝喜慶始大懼醫必卜藥必嘗精
求于靈素禱祀于鬼神十二月腫至四肢而
臍腹日減醫者頗以爲佳朕 府君亦喜將
命不孝喜慶卜 北上朔乙未正二月之交
亦似少有起色不意延至三月十三日脉象

忽變竟于十四日丑刻棄養嗚呼痛哉初
府君寢疾夢鞫案青衣者數促去不知所之
歷十八日始肩輿而歸猶聞銀鐺聲連歷于
數里之外也入門始知人事蓋半月以來昏
然而臥僅餘一息耳及將終屢問丑正否如
期而逝嗚呼痛哉殆所謂其來有自其去有
歸者乎 府君承累代遺訓性慈祥髫齡時
卽不視殺鷄豚及其仕也首先教養詳慎用
刑務使民共遊於寬仁之宇初視之若不甚

整飭者久之漸漬者深與之俱化不日知其
幡然改靡然從也有以立威之說進者 府
君曰教之不改而後可誅殺之不怨而後可
殺吾立政非不尚猛也方今

大化翔洽民風丕變正所刑治國用輕典也仁風
所被輒釀休和前後禱雨惟嘉慶十七年宰
掖縣時應少遲耳餘多朝設壇而暮滂沛即
如馬進忠一案方 府君率衆迫剿之始或
露刃相向 府君曰是拒捕耳稱馬逆爲聖

人又白稱禹王降生 府君曰是愚妄耳歲
時蠲飲于馬逆家動數百人念經拜佛 府
君曰是斂錢燒香妖言惑衆耳至聞其僭立
年號僞封官職秘製黃袍約訂起事之期謀
逆之情畢吐始大駭異此案服上刑者百人
餘皆不死誠哀其愚也 府君之造福已多
而猶非 府君初意先是有密信求 府君
代稟請分臨清審案者 府君笑曰此非糧
臺也爭來効力賠錢而已婉却之亦可知

府君之不願重辦矣乃教中人承招甚易殊不諱也 府君求生不得恒密商幕友中夜徘徊此 不孝喜廣所親見後上蒙

天子優敘下遂傳爲歌謠士民感戴二天口碑藉藉皆出 府君意外也其他好生之德類如是 府君理繁治劇觸手卽有條理然不尚察察獨持大體有告密者訖弗納故有時塵積山積 府君竭力清釐而不尚佻巧雖或遲以時日然迂拙之所全不少也一遇刁健

之民形踪詭秘則又明察如神鑑及毫髮照見肝瞻展轉無所施其技也以是所莅之地民無不畏而懷之至若歷城之事上接下德州之送往迎來臨清之權稅趨運曹州之警頑懲刁才苟不給有竭蹶而已而 府君退食之暇不廢吟咏遺詩兩卷其梗概也然而 府君殊不尚詞章之學雖握管以後出語輒驚長老試輒冠軍及檢點遺草則詩稿零落殆盡八比律賦無一存者惟餘說經說史

二百餘則蓋振浮式靡意如揭也 府君心
懷坦白言語行事皆期于爽朗與人交推心
置腹能化嶮巇爲平易化深艱爲清快惟其
心無頗側故宦游亦無風波平居之言婉而
多諷雖以教子弟從未嘗疾言厲色而遇事
侃侃持正不少曲徇焉聞者或密戒 府君
府君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七君子生逢
盛世所以酬當代之知者如此而已義之所在
安可唯唯耶所以自僚屬以迄幕下賓客

府君莫不與之傾吐談笑之中時寓規諫惟
以正言規人故人亦以正言告羣策羣力爭
獻其技而 府君棄短取長虛懷容納隱惡
揚善雅度春和常語人曰吾生平得友益最
多蓋其招徠有自也周官六計尚廉 府君
疊膺上考皆以清畏人知而人無不知故歷
宦之區從無敢干以私者 府君慷慨仗義
方家居食貧時即未嘗錙銖齷齪筮仕後所
歷多名缺顧殊不蓋藏未嘗爲田舍計或曰

行述
若子孫何 府君曰子孫賢無所求于我也
子孫不肖而多遺之金豈良策哉人在窮鄉
不難赴湯蹈火以救之代人受累者不可僂
以指甘結一出而倍蓰之累在身矣慈心一
動而萬千之贈脫手矣故前事者之虧缺無
不爲之彌縫而挾巨貲以出人于囹圄者比
比然也且並不以市恩事過無德色歷任州
縣二十年賠累之項豈可數計姑紀其甚者
嘉慶十七年辦土山案一也十八年曹郡軍

務一也廿三年張秋河工三也廿四年護送

啖咕咧

貢船四也道光元年因賠款解任五也三年查
辦馬進忠一案六也或案有重情或事關大
體或初議分認而間有負約或已准均攤而
不能終辦人皆知 府君之揮霍而 府君
亦以揮霍自命于是無不周方之事遂無復
有厚積之資矣其他如振孤恤貧解衣推食
多準是然而自奉極儉衣服飲食一如寒素

本不為田園計謝病後日用殊不裕常訓不
孝喜慶曰汝在官衙不知節省我慮汝之不
 能保家也至其竭忠以事上正己以率下則
 尤表表可見 府君實心任事與利剔弊嘗
 曰州縣官去
 天子遠祇期多行一二便民事以無負
 特簡守土之命而已
 天高聽卑不患無
 特達知也後以辨結大案

召見一次非其驗歟以是歷任上憲亦罔不罷重
 治濟一年即有調繁首縣之議掖縣之廣斥
 歷城德州之衝繁臨清之關樞漕運曹郡之
 獷悍刁健莫不以循聲早著特昇 府君而
 牛亮臣之軍需張秋鎮之河工其卓卓者又
 若朱中丞旬宣山東甫經莅任即以民情愛
 戴首登薦牘琦節相巡撫山東以不激不隨
 有為有守列之
 奏章似此知遇亦難枚舉蓋任州縣時同寮即

仰望丰采莫不首屈一指及牧臨清攝兗州
武定守曹州東昌激濁揚清左提右攜能令
所屬數十員水乳交融披瀝相見其中有絀
于才者有馳騁其才者有意見不同者但能
無害于地方悉包容之倘有當更正之事當
懲戒之過甚或教之不改亦必躬行示表期
在成全故十餘年來除

計典之外未嘗特勅一人人以姑息竊議者紛
紛而 府君槩若不聞也者一切干謁之心

夤緣之術聞 府君至不敢設是想久亦遂
不設是想也所以挾一長者爭効馳驅卽守
其拙者亦思振作而 府君因得于其間施
陶鑄之方收指臂之力一麾所指百廢俱興
及其致政而歸也泣送河干者至數百里不
去又 不孝喜慶等 所目睹者矣 府君博學
好文于書無所不讀今所刊說經說史若干
則其一斑也及登仕籍取士必得丁卯戊辰
兩充同考官所按皆一時知名某縣某矻矻

窮經具有根柢名甚噪 京師皆重之于是
得山左試差者皆願收列門下兢兢焉懼被
遺珠之誚分校者亦相戒曰須高著眼孔準
備若人也然屢試輒不售丁卯科榜發無某
名而落卷適在 府君房人爭來誚讓 府
君檢其十四藝以示同事始釋然蓋某以畸
人自命以不售市其名闈中之文乃實無倫
次也辛巳充收掌官辛卯充內監試官均能
弊絕風清中外肅然小試之卷強半親閱拔

其尤者資之膏火或置之書院或邀入官解
俾不考喜唐等得良友焉在德州時得美材

將與首列而忌之者爲蜚語以詆之且曰長
案出某果第一我等當碎之或以告 府君
曰我所憑者文也我心無他何畏人言以是
抑之正墮忌之者計中矣卒與案首發案時
府君親坐大堂俟人散乃退亦無敢倡言
滋事者歷任書院多隳廢甚或無師或有師
而不足爲多士式 府君捐廉修復增脩脯

延聘名儒猶記高曉霞年伯主講德州時累
數百卷一例刪改約期講書南面坐講堂生
童侍立聳聽者數十人德之人士皆以爲前
此所無也又膏火之數少者亦捐廉增之親
課之日諄諄訓誨罔不悅服 府君瞻識過
人以文士裕將才任掖縣時捕土山亂民出
張太守于圍中僅壯丁四十許人奉檄辦曹
部軍務單騎而進晝夜兼行籌畫合機宜功
成不受賞曹之人至今猶以爲有輕裘緩帶

風也在德州挑平原賊窶乘夜搗其巢穴拒
捕至曙始就獲在臨清剿賊明天教逆匪拒
戰之賊紛然 府君指揮如意一舉擒王主
喀什噶爾逆回稱亂盧后山中丞甚重 府
君才欲

奏請帶赴甘肅而 府君以年衰辭矣未幾遂
引歸 府君恬退性成遂初之志久矣常曰
功名之心要熱仕進之心要冷故屢見詩歌
形於尺牘及決意引歸時不告之親戚不謀

之朋友由省寓徑發通票不孝居廣等在署

亦不與聞也初 府君在歷城時德州濟寧

州均出缺方伯將唯 府君所飲或曰濟寧

為直隸州濟寧使 府君曰我任歷城結系

六七萬德州乃可為之區節省之可數年清

釐也今得濟寧雖多普一階而償債無日矣

嗣是而進退餘裕皆定計于早之故 府君

本寒儒故善持家曰嚴正 府君經紀內政

井井有條頌笑必謹雖家人父子未嘗輕假

辭色曰勤 府君句稽簿正每事必親春耕

秋斂躬自履畝晨起恒秉燭不孝喜廣等常

諫 府君曰兒輩亦年長矣此等事尚勞心

勞力耶 府君曰吾在官時操勞逾此百倍

吾已習為之况年老好動或壽徵也曰儉家

屬抵里時房屋之敝漏者少加修葺不施丹

護閑閣一仍其舊居恒間一二日一市肉喜

食粗麪曰吾愛其較飛羅為爽脆也 府君

本善飲在家苦不得佳釀遂日減之有句云

酒價增高輿亦闕紀實事也遇蔬菜則曰少
 施調和方見真味中外未嘗然燭二鼓以後
 熄燈而寢裘敝屢易其表始以繭末遂以布
 恐不孝喜賈等不能甘也故凡事皆以身帥
 之而示之鵠曰謙 府君絕少尊輩而坐必
 以齒有以官稱者力却之初至家每出必步
 塗遇相知必殷殷立譚或至移晷然不恒出
 或曰家居多暇胡不多與故舊接乎 府君
 曰市人半識余余目眊儻不能與周旋慮其

譏予之傲也後以病足間乘肩輿然近在城
 內猶或緩步以當車焉曰篤親族 先伯父
 諱煦之年二十而卒 府君以不孝載賈出
 嗣謂不孝喜賈曰吾家丁單汝伯父成童冠
 字早歿無子以汝弟嗣之是我無兄弟而有
 兄弟也餘無近支惟西鄉兩門敏姪一家令
 其守 塋授之室護 塋之田悉與耕
 種今子孫繁息益擴其居矣且歲有贖助勤
 姪一家初令其佃種田數畝議三年後始納

租乃地荒不治仍來索服食也收其田而別佃之以居居之分得佃之糧而食之訂言明年麥若干稻若干棉若干而此支之繡纓暨姪三姪婦三均免飢寒又譜無可考者二支一業買善居積其兩子以文就正 府君必詳批教之或有舛訛則命 不孝喜慶別作一 藝以示之一無立錐惟餘姪孫姪曾孫二人府君參養於家未嘗課其勞逸也其他戚誼之困乏者皆以時賜恤 府君性本疏財

特以家少蓄積不能徧給心恆歉然曰振孤貧歸來豐遭荒歉動有未一識面者溯其先世有舊亦往往應其求有以什物易米者不吝與之每歲除日普施乞丐必徧必均 府君灑灑工文矢口成短章以達意為主從不矜奇立異故作驚人閉戶無事尤耽吟詠甲午秋日猶以依韻三十首壽炳齋舅氏及讀除夕飲屠鱸酒詩非不精神勃勃孰意一二年間竟棄 不孝等 如脫屣耶 府君教 不孝

行
喜慶等皆切己工夫嘗曰吾人用工不必精
言性命一言一動足規學養也又曰觀人者
當先從倫紀上著眼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
者厚未之有也課舉子業得不高不低之訣
曰世有中而不讀書者未有讀書而不中者
况不讀書而倖中孰若讀書而不中者罔不
婉惜哉又教不孝等御下必寬曰我輩以裕
才智而博貴奴役若輩若輩才智出我下是
以爲我役苟適均焉已爲僭越倘出其下我

當聽伊驅使矣而我主彼僕可乎故願爾等
勿過苛不孝等不知持家之道 府君深憂
之至屬纊時遺命寥寥猶教不孝等以尚儉
也嗚呼痛哉 府君生子女凡八人今所存
二子一女長不孝喜慶現年三十七歲道光
辛巳

恩科副榜辛卯

恩科舉人候揀選知縣娶楊氏壬子科舉人現任
南陽府新野縣教諭名嗣勉公女次不孝載

廣出繼長門現年十七歲聘張氏現任曹河

同知名士銍公女女年十一歲未字 不孝喜

廣

誥封恭人王恭人出餘庶母李氏出 不孝喜廣本

三子皆夭逝女二長十二歲未字次七歲字

胡門候選縣丞名鵬之子 不孝喜廣甚塊迷

昏不復能文惟念 府君嘉言懿行或有人

所不能備悉者是不可不述至其詳則見于

炳齋舅氏所著年譜伏冀

當代大人先生賜之誄銘 不孝等 世世子孫感

且不朽

孤子馮喜廣泣血稽顙謹述

賜進士出身

誥授通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甲午乙未科順

天鄉試同考官乙未科會試同考官年愚姪

倭仁頓首填諱

三餘堂石廣錫鐫字

李觀海盥書

李學游郁洲

劉桂堂馥亭集字

劉錫恩湛園

黃銳文穎

男載賡校

附

誥授朝議大夫山東東昌府知府致仕旭林

馮公墓志銘

并序

君諱春暉號旭林字麗天先代自江右徙居光州

遂著籍焉七傳以來世有潛德 會州考其仁

公慈祥好施曾捐馬家湖田于弋陽書院施十里

堆田于朝陽寺其他善舉多類是 祖燦實公

承先志益好行其德值歲稔廬鳳飢民流入州境

公煮粥待餓全活無算州刺史章公旌其門曰澤

及流遺 父樸菴公心照猶及見之蓋持躬接
物一遵先訓遞傳至 君而積厚流光宜哉 君
敦厚清白博識宏贍性子諒言行無圭角而剛毅
之氣凜然不可干舉孝廉成進士俱以英年受知
耆宿司土以來循名卓著所歷之區衣之食之諄
諄誨之裁之企之優游而漸漬之遇偏災偶告則
噢之咻之顧且復之 君勤于民事未嘗遺餘力
故勞民而民不怨以禮事上不激亦不隨任縣三
日濟陽曰掖曰歷城任州一日德任直隸州一日

臨清任府二日曹州曰東昌三世皆以 君貴

累贈通議大夫配

封淑人子二長喜

賡辛卯舉于鄉次載賡業儒女一未字銘曰

懿惟君子其德孔昭克敬以和令儀不佻卧閣出
治是則是微何來泮水汨汨滔滔非能蚶蠹騰蛇
辨糾駁殷其雷發發其颺民守捍土奔走甚囂惟
君神力千障洪濤移山填海鎖猿斷鰲民奠攸
居云胡不瘳何來凶孽健矜魚休處劉黔首如魅
如魍 君聞之怒夜起赤燦我炬焱焱我士儼儼

力扼其吭圍吊馬橋角脫狂兇綸觸飛鱗登從罔
治各安爾農燒薙清夷弓弛劍韜民思安宅 君
營其巢民歌泮水 君集其鵠民播百穀 君耘
其苗野有良馬 君車其翹水不病涉 君造之
舟翕然從化碩德不踰瑞麥芄芄鳴鳳秋秋豐臣
以 聞 天子所多日躋其職登沛其
膏巫陽下召 君行何遽繫 君之馬飲以蘭醪
塞 君之裳薦以申椒雲旗肺肺 君不可畱思
君德度使我心憂泐銘垂後遠哉遙遙

勅封文林郎丙午科優貢原銓考城縣訓導愚表
兄王心照撰

誥授朝議大夫山東東昌府知府致仕旭林

馮公墓表

嗚呼此邦舉同年友旭林馮公之墓也 公會為

其先世請三品 封遵例用石望柱二石虎

二石羊二石馬二神道碑龜趺天祿辟邪首面重

坂巨堰八里橋東東流之水西南隅土脈成臺方

數十武多植松楸茲即兆于其右 公自卜也烏

乎舉舊與 公同事曹郡得仰 公之芳儀親見

公以德化民方冀 公疊晉崇階建牙開府庶

幾大爲蒼生造福當不獨我齊魯間歌召棠懷郇
黍也而今已矣 公以嘉慶戊午舉于鄉乙丑成
進士舉得附名榜末舉改教授而 公 授
知縣歷任衝繁舉部下民也側耳律聲匪伊朝夕
恨捧襪無從耳道光戊子 公以剷除朋黨教匪
功 特恩升授曹郡太守舉適司府鐸 公
欸敘年芳謙光下濟頃二十年之積愫一旦慰之
舉幸矣 公爲政不事煩擾雖案牘旁午而剔釐
裕如退食委蛇經史琴酒之歡未嘗廢也晤對之

際善氣迎人至定大計決大疑正色而譚大吏罔
不改容故名以艱鉅任 公迨移守東郡舉雖有
離別之感猶以爲當大庇二東也旋引疾南歸舉
曰東人有重賴於 公 公念吾民疾少間且再
出未幾公子專力來報以喪音於戲天何奪我
公之速耶修短自有數舉獨不能無惓惓者特以
公之志 公之才未展白一耳大丈夫生于世
或運籌帷幄或決勝兩陳或養或教有一于斯可
以不朽乃牛亮臣之陷定陶曹縣也 公發縱指

示動合機宜麾城擗邑不崇朝而奠之磐石土山
勝之役以少勝衆則妙于用奇吊馬橋之役乘夜
追襲躬蹈危機將軍從天降不足喻其神速也使
公膺將帥之選竊謂羊杜范韓不能專美主勸
農課桑通商惠賈閭閻饒富倉庾充盈則劉正字
之理財也漸摩仁義涵養詩書所歷之區絃歌揖
籟彈丸僻遠科第聊綿置之循吏傳中迄無幾人
乃倏而引歸倏而溢逝豈不惜哉豈不惜哉舉聞
公之將去東也有日者語 公曰君造可二品

勿遽行 公笑曰是何足憑果爾我且爲後人留
餘地矣然則 公之位不甚顯非 朝廷不
竟 公之用特自爲餘地計耳 公卒後公子喜
膚載履泣請舉表 公之舉舉不文請即以親炙
于 公者書於石而尤以留餘地爲公子慶並爲
公子勗也
賜進士出身
勅授文林郎山東曹州府教授年愚弟馬邦舉謹
表

旭林先生吾鄉之望人也仕山左所歷之區領聲
藉藉桂堂等或得一二見或未得見均景仰之非
一日及解組歸里方喜得矜式乃三四年間遽捐
館舍嗚呼惜哉先生長嗣俞堂孝廉出先生
詩文各一卷將付剞劂氏先生家固仍寒素也
艱於貲以商於桂堂等咸曰子藏有聚珍版盡集
字乎我輩當助子俞堂以爲然於是冠以年譜綴
以東山酬唱濟北頌言行述計六種鱗次腋集始
於八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藏事爰書始

末而爲之記

馥亭桂堂謹識

總跋

先子仕山左幾三十年彼都人
士輒形諸詠歌宣揚德意而
先子判諾之餘或即景抒情或
緣物見志間及古文詞短簡長
編未易覩縷以鞅掌簿書畧于
收拾散佚良多喜賡讀禮之暇

戈

與弟載賡檢點篋笥得詩文如
干首亦霧豹之一斑雲龍之一
爪而已附年譜行述識懿行也
附濟北頌言識民情也附東山
酬唱識風雅之選萃于一時且
歌頌功德多實政也舉以質之
中表王芸亭先生芸亭曰思深

哉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
親不待古今來人子之心未獲
曲盡于生前及中道見背哀慕
追思之不已惟取其手澤壽之
棗梨朝夕對之如親色笑其少
慰哉獨是音容已杳遺跡僅存
亦其形之影而已矣影本于形

無其形而影以漸滅形實生影
有其影而形固不啻如在也題
為椿影集可乎喜賡聞而泣泣
而應曰唯唯嗟乎喜賡之齒長
矣壯心未遂徒切肯堂幼弟無
知已將授室慨駒光之易過奈
蛾術之無期將何以慰先子

九京之心乎孟子云圖影失形
喜賡痛定又不無能懼也時
道光十有六年青龍次丙申十
二月朔旦不肖男喜賡涕泣稽
首謹跋

